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序

陳少海序

原夫桃李園邊，芙蓉城畔，心香一線，幻來色界三千；春夢無端，條起瓊樓十二。普天才子，作如是之達觀；絕世佳人，喚奈何於幽恨。爰由心造，緣豈天慳。斯則情之所鍾，即亦夢何妨續。吾兄紅羽，實稗史白眉。筆花得自青蓮，傲文通之五色；心錦分來郭璞，窺子敬之一斑。聚彼芳魂，作吾嘉話。悲歡離合，仙人就三生石以指迷；怒罵笑嘻，菩薩現百千身而說法。奇奇怪怪，既瀾翻而不窮；擾擾紛紛，總和盤而托出。畫落梅於紙上，無一瓣相同；吐綺語於毫端，正萬言莫罄。封姨漫妒，名花本自天來；月老留心，絕世寧真命薄。問天不語，傷心人代訴衷腸；補天何難，有情的都成眷屬。靈根未斷，前生種向藍田；智月常圓，隔世重修玉斧。人間兒女，無勞乞巧天孫；意外因緣，一任氤氳大使。筆妙總由心妙，人工可奪天工。故能青出於藍，所謂冰寒於水。秣糠前哲，尚何難哉；揚播名流，良有以也。嗟嗟！夢中夢何時真覺，樓上樓更上一層。

欲將紅粉春深，須喚黃鶯啼穩。隙駒蕉鹿，空聞子野之三；蟻穴蟲窠，不數臨川之四。但休向癡人說耳，奚不為知己道之。嘉慶己未秋九重陽日，書於羊城之讀書樓。武陵女史月文陳詩雯拜讀。

自序

或問曰：「夢可復乎？」餘應曰：「可。」子曰：「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由此觀之，大聖人之夢，復周公之夢而夢之者也。有周公、孔子之夢，而七十子之徒相繼而相續，夫然後孟子闡而繼之，昌黎承而續之，而程、周、朱、許諸賢相將而復。

而周公、孔子之夢於是充乎天地，貫於古今。而人之生於世者，無不感周、孔之夢，而知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之道，化於夢而知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之節，聖人之夢豈非天地間之大夢乎！李青蓮曰：「浮生若夢，而日敘天倫樂事。」可見夢之為夢，實倫常之綱領。生於夢者，正不可須臾離於夢也。釋氏曰：「如夢幻泡影。」以夢而冠諸泡影之首，蓋以泡影為虛渺之物，而夢則具倫常、行禮義，人民城郭、聲音笑貌，可得指而名之也。是以雪芹曹先生以《紅樓夢》一書梓行於世，即李青蓮所謂敘天倫之樂事而已。天倫，人之所同，而樂之之夢境不一，斷無彼人之夢，而我亦依樣胡盧夢之之理。雪芹之夢，美人香土，燕去樓空。餘感其夢之可人，又復而成其一夢，與雪芹所夢之人民城郭似是而非，此誠所謂「復夢」也。倫常具備，而又廣以懲勸報應之事以警其夢，亦由夫七十子之續之耳。

若以他人之夢，即而夢之，此為夢之所必無者。蛇畫成而添以足，難乎其為蛇矣。雪芹有知，必於夢中捧腹曰：「子言是也。」

夢既成而弁數言於簡首。時嘉慶四年歲次己未中秋月，書於春州之蓉竹山房。紅樓復夢人少海氏識。

一、書中每於一事一人，承接起伏之處毫無痕跡。

一、此書無公子偷情、小姐私訂，及傳書寄柬，惡俗不堪之事。

一、書中嘻笑怒罵信筆發科，並無寓意譏人之意，讀者鑒之。

一、讀此書不獨醒困，可以消愁，可以解悶，可以釋忿，並可以醫病。

一、前書詞曲過於隱僻，不但使讀者悶而難解，抑且無味，不若此書敘事敘人，賞心快目。

一、此書仍依前書口語，惟姑娘間有稱小姐者，因鄉俗之稱無礙於正文，姑存而不改。

一、此書開首先寫珍珠，作通篇之引線，以寶釵作串插之金針，以彩芝作結，章法井然，異於前書。

一、篇中難免錯落顛倒之處，卷帙浩繁，魯魚亥豕，望閱者諒其疏漏。

一、此書以榮府作起，以榮府作結，點《紅樓夢》本題，終不離於賈也。

一、卷中無淫褻不經之語，非若《金瓶》等書以色身說法，使閨閣中不堪寓目。

一、此書共計百回，事繁而雜，如提九蓮燈，本於一線，不似他書頭緒一多不遑自顧。

一、凡小說內才子必遭顛沛，佳人定遇惡魔，花園月夜，香閣紅樓，為勾引藏奸之所；再不然公子逃難，小姐改妝，或遭官刑，或遇強盜，或寄跡尼庵，或羈樓異域，而逃難之才子，有逃必有遇合，所遇者定係佳人才女，極人世艱難困苦，淋漓盡致，夫然後才子必中狀元、作巡按，報仇雪恨，聚佳人而團圓。凡小說中，捨此數項，無從設想。此書百回，另成格局。

一、此書收筆，結而不結，餘韻悠然，留為海內才人再為名花寫照，琪花瑤草，香色常存也。